



情死荒漠

[美]肯·福莱特 著

李恩生 等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情 死 荒 漠

[美]肯·福莱特 著

李恩生 柳淑华 译

林会生 黄书亭 校

马文戟 校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二月

情死荒漠

[美]肯·福莱特 著
李恩生 柳淑华 译
林会生 黄书亭
马文戟 校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30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27-167-6/G·28

定价: 5.20元

出版说明

本书描写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风流倜傥的沃尔夫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跋涉荒漠、杀戮士兵，进入埃及首都开罗。他偷偷来到“三拍舞厅”找到旧日情人，跳肚皮舞的姑娘索吉娅，控制并利用她去勾引青年男军官。正当他们疯狂得意时，英国男子范德姆同美貌妓女埃琳尼达成一笔交易。埃琳尼使尽诱惑之能事，使沃尔夫落入她和范德姆的美人计圈套，情死荒漠。这两对情人舍生忘死，历尽艰险，都是为了那把“打开雷别卡的钥匙”……。

最后一匹骆驼倒下了。它歪在地上，喘息着，抽搐着，等待死神的临近。

赶驼人一脸的风尘，长途跋涉的疲惫明显地写在脸上。当初他带进沙漠的几匹骆驼全在半途倒下了。眼前这匹是支持到最后的。此刻它也倒下了。

赶驼人设想了许多方法，但都不能使这匹已精疲力竭的骆驼重新站起。显然，等待这匹骆驼的只有死亡。

不管怎么说，这时是不能再往前走了。骄阳似火当头照着，真让人难受。撒哈拉漫长的夏天开始了，正中午阴凉下的气温也高达华氏110度。

赶驼人没有将骆驼背上的东西卸下来。他打开一个袋子，从里面把帐篷拿出来。他本能地抬头看了看周围，没有看到一点荫凉地。四周都处在阳光的照射之下。于是他只好把帐篷搭在沙丘顶上。

他在帐篷外边盘着腿开始煮茶。他先在沙面上挖了个小坑，将水壶架在上面，把宝贵的干树枝在底下堆成金字塔状，然后点上火。水开了，他像游牧民一样先将壶里的水倒在茶杯里，加上糖，然后再倒回壶里，倒来倒去，味道出来了。他喝了一口，觉得茶味很浓，茶水很甜。真是棒极了！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提精神的饮料了。

他抓起几个椰枣填在嘴里，一边慢慢地嚼动，一边看着

那峰可怜的骆驼慢慢死去。他要等着太阳偏西后再走。他这时心里很平静，这是练出来的。两个月前，他从位于地中海岸边的利比亚的埃尔安吉拉向南行走了500英里，途经贾卢和库夫拉进入撒哈拉沙漠的中间地带。在那里他掉头东行，越过埃及、利比亚边境进入埃及境内，没有人发现他。他在东部沙漠的戈壁滩上走了几天，在离克拉贾不远的地方转弯向北走。这时，他离目的地已经不算远了。他了解沙漠，但他对沙漠有一种恐惧感。所有有理智的人都害怕沙漠，即使是那些一辈子生活在沙漠上的游牧民也不例外。但是，他没让这种恐惧心理占上风。在沙漠中行走是很危险的，要面对多种多样的灾难。

太阳终于朝西边落下。他看了看骆驼身上驮的东西，心里琢磨自己能背动多少。东西不算少，有3只欧洲式小提箱，两只重些，一只轻些，里边都装有重要的东西；此外还有一个行李包、一个六分仪、一些地图、食品和水瓶。如果把这些东西都背走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决定把帐篷、茶具、炒锅、年历册及骆驼鞍子统统扔掉。

他把3个箱子捆在一起，把衣服、食品和六分仪绑在上面，用一长布条把东西前后上下缠住，留出一段作背带。这样，整个包裹像个帆布袋，他可以把双臂伸进环形带里将东西背在背上。他把羊皮水袋挂在脖子上，让它在胸前自由地摇晃。

这是一副沉重的担子。

他把指南针拿在手里，背起东西开始往前走。他按指南针标出的方向走，不管山丘的坡度多大也不改变方向。因为他知道，如果图省劲而围着山丘转，那很容易迷路。在他面前还有好几英里的路程，决不能走冤枉路，更不能走错方

向。他慢慢地一大步一大步地向前走，精力全部集中在脚下和指南针上，脑海里不存在什么希望或恐惧。他设法忘掉身上的疼痛，左脚向前迈出，右脚本能地跟着向前迈，像个机械人一样既不需要动脑筋，也不需要什么努力。

天边聚集着片片白云，沙漠上逐渐变冷。在他身后，太阳离地平线越来越近，看上去像个黄色的气球从天上降下来似的。没多大功夫，一轮皓月出现在空中。

他想停止前进，因为任何人也不能在沙漠上行走一夜。可是他的帐篷扔了，没有毯子，没有米，也没有茶。他确信他离水井不会太远，并认为自己能赶到那里。

他又抬脚向前走。他的镇静反而使他感到自己更孤独。他曾以顽强的意志和丰富的经验与无情的沙漠进行了斗争，现在看来大沙漠好像在一口口地吞食他的意志，使他在沙漠面前屈服。

他仍然不顾一切地往前走，内心的恐惧怎么也抑制不住。月亮落下去了，但满天的星斗仍然把地面照得清清楚楚。突然，他好像看到妈妈站在很远的地方对他说：“我告诫你的话你忘记了吗？”接着他听到火车的鸣笛声和车轮发出的嚓嘎声，这声音与他的心脏跳动声同步进行。他感到脚下的路比先前硬了许多，原来他踩的是石子路。走了没几步他闻到一股烤羊肉的味，挺直腰向前看了看，发现不远的地方有火光，烤羊肉味就是从那里飘过来的。同时他还看到有个小孩在火堆旁啃骨头。在火堆周围有几个帐篷，有几峰腿上拴有绳子的骆驼在吃草。看来他走出苦海了。他走进幻觉中的人群里，梦中的人们吃惊地望着他。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站起来说了句什么，他马上就把头上的防沙布解开，把脸露出来。

那个汉子向前走了两步，吃惊地说：“我的堂弟！”

此时他心里却不相信这是真的。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幻觉而已，便对着那汉子微笑了一下，马上倒在地上。

有个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醒了，阿哈米德？”讲话者一口沙漠地区的口音。数年来，没人叫过他一声阿哈米德了。他睁开眼睛，看到东方一轮红日很快将从地平线上再次升起。沙漠上的凉风一阵阵向他脸上扑来，这使他又一次回想起他15岁那年的困惑和追求。

当时他在沙漠中第一次睡觉，又是第一次在沙漠中醒来，他感到完全垮了。他曾这样想过：我的爸爸死了，不久我会有个新爸爸。那时他能背诵《古兰经》中许多段落，此外妈妈还在偷偷地教他德语。他想起进入青春期行割礼时的疼痛情境。割礼完毕后一帮男人鸣枪祝贺，祝贺他成为成年人，祝贺他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然后他就坐在火车上进行了长途旅行。在车上，他一直猜想在沙漠中生活的堂哥是个什么样子，担心那里的人们瞧不起他这位在城市中长大的书生。他一蹦一跳地出了火车站，看到两个阿拉伯人坐在车站广场的地上，有双峰骆驼在他们身旁。这二人身穿传统的阿拉伯长袍，除了两只乌黑的眼珠外，别的地方都被遮住。看到他出了车站，两个人迎上去，然后把他带到水井边。这情境使他的心砰砰直跳，他们除了打手势外一句话也不说。当天夜晚，他发现这些人住的地方没有厕所，这使他十分为难。实在憋不住了，他只好问他们在哪里能方便一下。有一个人对他说，解大便只要转到帐篷后面蹲在沙子上即可，他照着办了。

看到东边的太阳冉冉上升，他的思路回到20年后的今天

来。他只觉得浑身都疼，耳边又响起昨天那人说的话：“醒了，阿哈米德？”

他蹭地一下坐起来，脑子里的回忆像早晨的云彩一样被一扫而净。他之所以历尽艰辛穿越沙漠，是为了执行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他看到了水井，这次决不是幻觉。他的堂兄堂弟都在这里，像许多年前一样大家聚在一起。他因为精疲力竭而昏倒了，他们用条毯子把他围起来，将他放在火堆旁，要他睡觉。忽然，他神经质地打了个冷颤，因为他一下想到那个重要的包裹。他静神一看，原来那些东西在他脚旁整整齐齐地摆着。

伊斯梅尔蹲在他身边，这是伊斯梅尔的习惯。两人小时候经常在沙漠里玩，伊斯梅尔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起床，然后叫醒他。伊斯梅尔说：“弟弟，你的心情似乎很沉重。”

阿哈米德点点头说：“现在在打仗。”

阿哈米德吃完早饭就回到他的行李旁，这些箱子都没锁上。他打开顶上那个小皮箱，看到那部电台放在箱子里正合适。他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回想起来：在繁华、沸腾的柏林城，有一条绿树成荫的提尔普茨法尔大街，街上有一幢漂亮的四层楼楼房，楼房的门厅、楼梯十分别致。楼内有一个相连的办公室，外间有两位秘书，里间摆着桌子、沙发、档案柜、一张小床，墙上有一张日本画，旁边挂着弗朗哥的像；站在办公室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兰韦尔运河。一位满头银发，十分老练的将军手里牵着两只小猎狗说：“隆美尔要我派一名情报员打进开罗。”

箱子里还有一本书，是本英文小说。阿哈米德随便翻了翻，然后念道：“昨晚，我做梦又去了曼德里。”一张叠着的纸从书本里滑出来掉到地上，阿哈米德小心翼翼地捡起来

夹到书里。他合上书，把它塞进箱子里，然后把箱子关上。

伊斯梅尔站起来同阿哈米德的肩一般高。他问：“旅途很长吗？”

阿哈米德点了点头说：“我是从利比亚的埃尔亚吉拉来的。”这个地名对他堂兄来说很陌生。“我是从海边出发的，”他又补充说。

“从海边？”

“是的。”

“一个人？”

“启程时还有几峰骆驼。”

伊斯梅尔十分惊奇。即使是游牧民，也不可能走这么长的路。再说，他从来也没见过海是什么样子。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与战争有关系。”

“为了在开罗站住脚，一伙欧洲人同另一伙欧洲人就打得不可开交。这对沙漠上的人来说有什么意思？”

“我母亲的人民处在战争中，”阿哈米德这么说。

“一个男子汉应该跟爸爸走。”

“如果 he 有两个爸爸呢？”

伊斯梅尔耸了耸肩膀。他知道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阿哈米德提起刚才打开的那只箱子说：“你能不能替我保存一段时候？”

“没问题。”他接过箱子又问：“谁会赢得这场战争？”

“我母亲的人民。他们像游牧民一样，骄横、残忍、强大。他们要成为世界的主宰者。”

伊斯梅尔笑了，他说：“阿哈米德，你以前是相信沙漠上的雄狮的。”

阿哈米德想起来了，他在学校上学时曾学过这样一课：从前沙漠上有许多狮子，但渐渐地只剩下几只了。它们躲进山里，靠食鹿和野羊为生。他把这个故事讲给伊斯梅尔听，伊斯梅尔不相信。于是两人就争论起来，像争论什么重要问题一样互不相让，而且经常就此争执不下。阿哈米德笑了笑说：“我仍然相信沙漠雄狮。”

他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他要洗个澡，理理发，在疼痛的地方擦点清凉消炎膏。此外他还需要一件丝衬衣，一条金项链，一瓶冰镇香槟酒，一位皮肤光滑柔软的女人。但要得到这些，只好等待。

当他打扮好从帐篷里走出来时，那些游牧民都吃惊地看着他，好像他是个陌生人一样。他戴上帽子，把剩下的两个提箱背起来。这两个箱子一个重，一个轻。伊斯梅尔把装有水的羊皮水袋递给他，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阿哈米德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子，检查了一下里面的身份证。身份证上他的名字是亚历山大·沃尔夫，34岁，家住开罗花园城，橄榄街，职业是商人，欧洲人。

他在冷意正浓的黎明时分出发了，再走出几里地后就会到达一个小城市。

这在古时候是一条商人做生意时踩出来的路，沃尔夫沿着它走入一个绿洲后又进入沙漠，行走好长一段后又遇到一片绿洲。越过一座丘陵，一条普通的现代公路映入眼帘。这条路像是天主在地图上专门划出来的一样，一边是黄沙、尘土和贫瘠的山丘，另一边则是肥沃的棉田，灌溉渠纵横交错。农民在田里弓腰劳动，只穿背心裤衩，不像游牧民那样穿着长袍。从北面登上公路，附近尼罗河上的清新空气扑鼻

而来。看到越来越多的都市文明景象，沃尔夫感到自己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农民稀稀疏疏地点缀在田间，而有一部分人又拥在一起。后来，他又听到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知道自己已进入安全地带。

从阿斯乌德城方向开过来的汽车离他越来越近。他看到它了，是辆军用吉普。汽车更近些后，他又看到车上的人都穿着英国陆军服，这时他才认识到他走出一个危险区而又进入另一个危险区。

他尽量使自己保持镇静。他想，我有足够的权力出现在这里，我生在亚历山大城，我的国籍是埃及，在开罗我有一栋房子，我的证件都是真的。他又想，我是个富豪，是个欧洲人，是敌后的德国间谍。

吉普车在他身边嘎然而止，从上边跳下一个军官，这人的肩章上有三颗星，是个上尉。他看上去很年轻，走起路来有点瘸。

上尉发话了，“你是从哪里来的？”

沃尔夫放下背上的箱子，把手抬到肩上用大拇指向后指了指说：“我的车在沙漠路上抛锚了。”

上尉点了点头相信了沃尔夫的解释。他从来也没有，或者根本就没听说过一个欧洲人会从利比亚穿过大沙漠来到这里。他说：“我还是看看你的证件吧。”

沃尔夫把证件递过去，上尉检查了一遍后把头抬起来。沃尔夫心里想，是不是柏林方面泄漏了消息使得在埃及的英国军人寻捕我？或者是他们没有更换我上次在这里的证件，那证件早就过期了，或者是……

“你看起来很疲劳，沃尔夫先生。”上尉说，“你走了多长的路？”

沃尔夫明白了，自己憔悴不堪的样子引起了这位欧洲人的同情。“从昨天下午。”他有气无力地说，“我实在顶不住了。”

“你走了一夜来到此地？”上尉仔细地看了看沃尔夫满面尘土的脸又说：“我的天呀！我相信你确实走了一夜，你最好搭我们的车走。”他对着吉普车喊道：“下士，帮这位先生提着箱子。”

沃尔夫张口想拒绝，但马上又合上了。一个徒步行走了一夜的人对别人帮他提行李应该非常高兴。如果拒绝就会失去对方的信任，他们会怀疑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当那位下士把箱子提起来放到吉普车的后部时，沃尔夫的心紧缩了一下，因为箱子没锁上。我怎么这么糊涂呢？他这样想，并且知道箱子为何没锁。他在沙漠中旅行的习惯还没改过来，还以为仍在沙漠中。在沙漠上，一个星期也很难见到一个人。沙漠中的人如果要偷他的东西的话，无非就是无线电发射机，没有电源它什么用也没有。他这时不知做什么好，脑子里乱糟糟的。他想看看正在移动的太阳，闻闻水面上传过来的气息，估算一下他的旅程，观察一下周围的平地上是否有棵孤零零的树，以便他坐在它的荫凉下休息休息。这些都来不及做了，他所想的是警察、证件、锁和如何说谎话。

他决心加倍小心，毅然登上吉普车。

上尉上车坐在沃尔夫身旁，他对司机说：“回城。”

沃尔夫决定把故事编造得更真实些，在吉普车行在尘土飞扬的路上时他问上尉：“你有水吗？”

“当然有。”上尉说着就从座位底下拽出一个用毡布裹着的瓶子，像个长颈威士忌酒瓶。他拧下盖子，把它递给沃尔夫。

沃尔夫猛吸了一口，这一口至少有一品脱，说了声“谢谢”，然后交还给上尉。

“你渴极了，这不奇怪。哦，顺便说一下，我是纽曼上尉。”说着就把手伸过来。

沃尔夫握住他的手，顺势细细地看了看他。他很年轻，二十刚出头的样子，脸上充满生气，留着孩子一样的头，说话面带笑容。但他的行动十分老练。沃尔夫问他：“见到什么战斗没有？”

“见到一些，”纽曼上尉用拳头敲了敲自己的膝盖说：

“战斗在昔兰奈卡打，所以他们把我派到这个城市来。”他笑了笑又说：“说实话，我真不愿意在这沙漠上做事，我应该干些更有意义的工作。战争离这里足有数百英里，我来这里看到的战斗是城里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打的。唉，你的口音是什么地方的？”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使沃尔夫措手不及，因为他以前没遇到别人提过这样的问题。沃尔夫心想，纽曼上尉是什么意思？他可是个精明过人的家伙。幸好沃尔夫还有点思想准备，他说：“我的父母是布尔人，是从南非来到埃及的。我长大后说南非的公用语和阿拉伯语。”他迟钝了一下，用手比划着，看起来是想急于把问题解释清楚。“沃尔夫是地道的荷兰名字，我的教名是亚历山大，是根据我出生的那个城市的名字起的。”

纽曼上尉似乎对他的解释很感兴趣。

“你来这里干什么？”

对这个问题沃尔夫有充分准备，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在埃及的好几个城市里都有生意做。”他抿着嘴笑着说：“我喜欢突然出现在这些城镇里。”

他们已进入阿斯乌德城，在埃及这算是个比较大的城镇了。这里有医院、工厂、一所穆斯林大学、一所著名的女修道院，居民约6万。沃尔夫正想让车在火车站停下，他在那里下车，可是纽曼上尉好心办了件坏事。他说：“你需到汽车修理厂去，我们把你带到纳赛法的厂子，他那里有辆牵引车，可以把你的车拖回来。”

沃尔夫强迫自己说了声“谢谢”，干咽了一口唾沫。但他还没想到更严峻的事情还在后头。他心想，我应该自己单独走来，都是那该死的沙漠，把我拖垮了。他看了看表，认为还有足够的时间先去汽车修理厂敷衍一下然后再去火车站赶开往开罗的火车。他考虑的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他应该进到修理厂去，因为纽曼在注视着他。进厂子后吉普车就会开走，他可以向那里的人问一些有关汽车零件的事，然后就离开那里去火车站。

如果走运的话，纳赛法和纽曼也许再也不会核对沃尔夫所提的问题。

吉普车穿过繁忙狭窄的街道。看到这座熟悉的城市，沃尔夫有点兴奋。这里的一切都没多大变化，男人穿着灰布衣服，女人头上带着黑面纱，姑娘们的线条匀称。在老街道上出现了一些店铺，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中还夹杂着电瓶车和超负荷的驴子。道路被一辆老式汽车阻住了，汽车上一些部件是从菲亚特汽车上卸下来的。在修理厂出口处，一个小男孩席地而坐，手拿扳手在修理一个汽缸。

纽曼说：“恐怕得让你在这里下车了，因为我还有任务。”

沃尔夫握住他的手说：“你真是个好心人！”

“当然，我不会把你就这样扔下不管了，你受了不少

累。”纽曼皱了一下眉头，然后眼睛一亮说：“好吧，我把考克斯下士留下帮你一把。”

沃尔夫接着说：“这太好了！不过……”

纽曼没等他把话说完就冲着下士说：“考克斯，把这位先生的箱子提着，留神看好。我要你好好照顾他，别把东西让那些可恶的埃及人拿走。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长官，”考克斯回答说。

沃尔夫内心叫苦不迭。他要摆脱下士还得花去一些时间。纽曼上尉的好心真是帮了倒忙。他是不是有意这样安排的呢？

沃尔夫和考克斯下了车，吉普车一阵风跑了。沃尔夫走进汽车修理间，考克斯提着箱子紧随其后。

纳赛法身着一套污迹斑斑的工作服正在一盏油灯下修电瓶。他很年轻，见到沃尔夫走过来，他笑着用英语问道：

“你们是不是要租一辆漂亮的小卧车？我哥哥有一辆。”

沃尔夫打断了他的话，用较快的埃及人说的阿拉伯语说：“我的车抛锚了，有人说你这里有辆牵引车。”

“是的，我们马上就可以去。你的车在什么地方？”

“在沙漠路段，离这里有40—50英里，是辆福特牌车。我们准备与你一块去。”他掏出钱夹子，拿出一英镑现钞给了纳赛法。“你回来的时候可以到火车站对面的格朗旅馆找我，我住在那里。”

纳赛法欣然接过钱说：“太好了，我这就去。”

沃尔夫随便点了点头转过身来。他与考克斯坐在牵引车上出了修理厂。在这同时，他仔细地考虑了一下刚才与纳赛法对话会不会有什么漏洞。这位机械师将开着牵引车在路上寻找抛锚的福特车，转了半天两手空空来到格朗旅馆，结果

发现沃尔夫已经离开了。他这一天并没白费，因为他事先已拿到报酬费。可是他自然会把这段故事的经过讲给别人听。他会说汽车没找到，车主也失踪了。这件事早晚会传到纽曼上尉的耳朵里。纽曼也许不会认为故事是怎么编造出来的，他会觉得这里面有鬼，会进行调查。

沃尔夫的心头很沉重。他认识到，他不被发觉而潜入埃及的计划很可能实现不了。

他应该把事情办得好一些。他看了看表，看来赶上去开罗的火车还来得及。他可以在旅馆门厅里甩掉考克斯，动作快的话还可以在等火车时吃点东西。

考克斯个子不高，脸黑黑的，说话有浓重的伦敦地方口音，沃尔夫当然不会察觉到口音这一点。看上去他与沃尔夫的年纪不相上下，但仍然是个下士，也许是因为他不精明吧。跟着沃尔夫穿过一条街，考克斯问：“先生，你对这个城市是不是很了解？”

“以前我来过这里，”沃尔夫回答说。

他们走进旅馆，里面有26个房间，是该城市两个旅馆中比较大的一个。沃尔夫对考克斯说：“谢谢你，下士。我想你该回去干你的事了。”

“不忙，先生，”考克斯很高兴地说，“我把箱子给你提到楼上。”

“这里有搬运工……”

“如果我是你，我才不相信他们哪。”考克斯说。

事情的发展越来越糟，像做恶梦一样。没想到就是因为撒了个谎，让一个有心人把他推到进退维谷的境地，不知如何是好。他又一次感到奇怪，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种可怕而荒谬的想法，他们已经知道了我